

山城冬韵

■李志宏

风裹着寒气猛冲过来,可一撞进山城的怀里,立马就没了脾气。十月过后,天空偶尔被厚厚的云层压得严严实实,阴雨也爱缠缠绵绵赖上几天,但阳光从来不会缺席。今年的冬天特像个犹豫的过客,总在夏与秋的缝隙里打转,我忍不住调侃:“这小城怕不是‘入冬失败’了吧?”结果玩笑刚说完,寒潮就气势汹汹地杀到,小城直接断崖式降温。这下,冬天才算真真切切站在了跟前。

闽南的冬天没有雪,那些“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“雾凇沆砀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”的景象,只能从书里读到。也正因为这样,心里反倒多了一份对雪的期待。小城虽不是雪撒野的地方,但高山茶区常会结霜,那景致可招人喜爱了。素裹千山、玉砌琼楼的茶园奇景,是大自然勾勒的异样美图,再巧妙的丹青手也画不出这份韵味。而冷空气过境后,天空被洗得干干净净,蓝得像一汪澄澈海水,又是另一番动人景致。

遇上冷空气,很多人立马“认怂”:嘴里不停念叨“好冷好冷”,帽子围巾全安排上,恨不得跟着冬天一起,在被窝里蜷到天光大亮。这时候的阳光就是“硬通货”,但凡有光洒到的角落,准挤满了人。有的老人家干脆搬来躺椅,蜷在阳光里打盹,眉头都舒展开来,像是要把这暖意全吸进骨子里。阿妈们坐在巷口,一边晒太阳一边闲聊家长里短,笑声在暖阳里漫开。

记得小时候,天更冷,坐在教室里,手冻得像根透明的红萝卜,连笔都握不稳,得时时凑到嘴边哈气取暖,连笔芯都要对着哈几口,才能勉强写出字来。下课铃一响,我就往有阳光的地方冲,找个背风的墙根靠着晒太阳。那时候哪有什么暖手宝、电热毯,更别提电暖风机了,可小孩子总有办法找暖:在操场上追逐打闹跑个遍,踢毽子、跳皮筋、玩老鹰捉小鸡,闹得浑身发热;调皮点的,放学路上还会找块空地挖坑,拾些枯枝败叶生火,既能取暖,还能烤几个地瓜解馋。最让我怀念的,是闽南特有的“火笼”,那可是当年的取暖神器!火笼是用细竹篾编的,外形像只小巧的花篮,配着拱桥似的提柄,里面嵌着陶土或铁皮做的小钵,填上烧红的木炭,裹上几层布就不怕烫了。那会儿要是怀里揣个火笼,或者用它烘烘手脚,连心里都暖烘烘的,满是踏实的幸福。

如今的冬日,人们更爱围炉而坐。一家人围着炉子唠嗑,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,热热闹闹的别提多舒服。山城的人还会酿点小酒、做点腊肠,挺讲究“补冬”的习俗。常见的补冬食物有羊肉、牛肉、鸡肉这些,再配上当归、枸杞、红枣之类的滋补中药材,慢火炖上一大锅,喝一口下去,暖身又暖心。待到夜幕降临,街头巷尾更藏着浓得化不开的烟火气。小吃摊支起的炉火滋滋作响,玻璃柜里的卤味泛着油光,卖烤红薯、栗子、玉米的小贩吆喝声在街巷里回荡……

这山城的冬,独有的温婉与热烈,便是最真切的韵味。

冬日荷语



(视觉中国)

■洪莉莉

荷花以其不染尘埃之姿,吸引着无数摄影爱好者驻足。我亦是这众多追寻者中的一员,年年相约,定格下那份清丽脱俗。

家门口的东湖公园,那一池荷,无论是冬日残荷还是盛夏荷香,在我眼里,都是动人心魄的画卷。

夏日里,荷花犹如碧波之上的仙子,竞相绽放笑颜。粉嫩的花瓣层层叠叠,精致如裙摆,随风轻舞,更显得娇艳欲滴。每一朵都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与无尽的热情,让人不禁感慨青春的美好。

然而,有一种美,它静谧而深邃,那便是冬日里的残荷。它摇曳于寒风之中,枯折的茎并未屈服于死亡,高昂的头颅依然透着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。湖面换上了冬日的装扮,残荷挺立,茎秆虽枯黄,却保持着不屈的姿态,而深藏在泥土中的藕,蕴藏着来年的新生。叶片虽凋零,却错落有致地铺陈在湖面上,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,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时光织就的韵味。

冬阳映照下,湖面轻漾着细腻波纹,仿佛织就一幅流动的金纱,枯荷挺立于这光影交错的画卷中,随着微风轻轻摆动。每一片叶瓣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芒,像是岁月的馈赠与嘉奖。每一片叶瓣都似乎在低语,静静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片片记录着往日的绚烂与今日的宁静。它们虽无夏日之娇艳,却以一种更加深沉、内敛的方式,展现着生命的深沉,让人在静谧中感受到

一种别样的震撼。

当我独自沉浸在这份宁静与美好时,友人的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迫不及待地与她分享刚刚拍下的美照。我说:“肉眼看去明明是一片片枯黄残叶,在阳光照耀下,倒映在湖中的影儿在镜头下却呈现出葱翠之色,实在太奇妙了。”我兴奋地指了指太阳折射于湖面与枯荷相间的优美画面。她笑着回应:“是的,那阳光下的残荷,虽枯萎残缺,却独具风华。”

面对残荷,有人叹息生命的美好与脆弱,有人选择欣赏它不同阶段不同的美。无论哪种心境,残荷都以它独特的方式默默地与我们交流。它让我们在欣赏时序变迁、万物荣枯的同时,也思考着人生的意义与价值。

有人说冬天比任何一个季节更需要静养和蓄能,因为这是一年最后的阶段,要开始为明年的春天开耕。也许青春永远是最令人羡慕的,相信每个人都曾灿烂热烈过,但,人生每个阶段的美是不一样的,也不能复制。即便是老去的模样也要欣然接受,因为美与年龄无关,浪漫更是至死不渝。著名演员费翔多次坦言欣然接受现在成熟且慢慢走向衰老的自己,表示不想换回曾经年少模样。我想,我也是如此,深深爱上了历尽千辛万苦,蜕变成蝶的自己。

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最美的。愿我们都能从残荷中汲取力量与智慧,以更加豁达与从容的心态去悦纳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即使身处寒冬,也要让内心充满温暖与希望,静待春暖花开的到来。

浅冬向山行

■乔志兵

在这般不温不火的时节,在小区后面有一座小山,我踏着晨光去走走。浅冬的风,已褪去秋末的温情,添了几分清冽,却是不刺骨的凉意。不必携厚重行囊,外衣加一件便可,我揣一颗闲散的心,上山与自然来个亲密接触。

山路两旁,林木不再郁郁葱葱,却自有一番疏朗风光。枫叶早已燃尽最后的火热,化作满地暗红的衣服,踩上去簌簌作响。我走在山间,总想到此刻,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清绝意境,虽然少了梅香,却多了松涛的沉稳。我偶尔遇见几株野柿树,让人想起童谣里唱的:“柿子红,挂灯笼,冬爷爷来敲门,娃娃暖手笑盈盈。”光秃秃的枝丫上,柿子红得让人流口水,假如冬爷爷来敲门,带来柿子,多温暖、多甜蜜。

裹挟着泥土与枯草的风,吹过林梢,没有了秋的清爽,只剩“风声一何盛,松枝一何劲”的豪放。我闭上眼睛,展开双臂,深吸一口,身子好似被涤荡干净。我拾级而上,雾气渐浓,缠在山腰,如轻纱慢慢起舞。远处的峰峦,隐在朦胧里,只剩仙气飘飘的轮廓,倒有“雾锁山头山锁雾”的奇趣。路边的枯草间,偶有几朵耐寒的小野花,顶着细碎的白霜,倔强地绽放,让人想起“霜打菊花开更艳”的谚语。

我行至山腰,择一块向阳的青石坐下。阳光穿透薄雾,洒在身上暖融融的,吹散了登山的雾气。身旁的灌木丛里,几只麻雀,蹦跳着啄食虫子,叽叽喳喳的叫声,打破了山林的寂静。我抬头望去,天空是洗过的湛蓝,偶有几缕白云悠然飘过,让人想起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闲适。此刻无需多言,静静聆听风的声音,感受阳光的温度,让所有的烦恼都随风散去。

在我下山之时,雾气散开,山景益发清晰。崖壁上的枯草,结着冰晶,折射出细碎的光。路边的溪流未冻,潺潺流淌,唱着“溪水叮咚,冬去春来”,清脆悦耳。我回望走过的山路,曲径通幽,落叶一地,竟想起鲁迅先生那句“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。浅冬的山,没有深秋的苍劲,也没有隆冬的凛冽,只有恰到好处的静谧与温柔。

“冬山如睡,春山如笑”,此刻的冬山,虽似沉眠,却藏着春的甜蜜微笑。我的衣襟间还沾着松针的清香,枫叶的红,我这场浅冬的山行,不仅是一次身体的放松,更是一场心灵的修行。愿自己往后岁月,常有这般闲情逸致,更想着拿着锄头,在山间开垦几分地,也想着往后能踏遍四季山水,不负此生,不负自己。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